

永不凋謝的花

·白刃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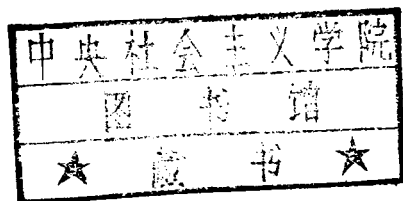


12165

18063

永不凋谢的花

白刃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00151/15

永不凋谢的花

白刃著

-
-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 印刷者 一二〇二工厂
- 开本 787×960毫米 32开本
- 字数 10千字 7.75印张
- 版次 1990年12月第1版
- 印次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 印数 1—3000册
- 书号 ISBN 7-80074-320-9/I·163
- 定价 2.75元

自序

访问菲律宾归来，给《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了几篇《访菲散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巴布里加的黄昏》译成查加禄语，向菲律宾广播，又值中菲建交十周年，约我写了《永不凋谢的花》，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访菲三个月，旧地重游，见了许多亲朋故旧。菲华社会的老友新交，深情厚意，十分感人，令我难于忘怀，写了几篇散文，总觉得余情未了，像欠了笔债，必须偿还。于是又陆续写了二十多篇，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华人》月刊上连载，了却一番心事。

我本闽南海隅一村野顽童，只念了几年“子曰诗云”，糊里糊涂。去菲律宾谋生，是奉长辈之命，想继父兄胼手胝脚养家糊口而已。命运之神跟我开了玩笑，扭曲了我的童年，使我尝尽酸甜苦辣，在几个海岛上流浪，漂到首都马尼拉做工读书，遇到进步老师的教诲，懂

得人生的意义，懂得祖国正在蒙难，投身救亡运动，终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最后竟走上舞弄文墨之路。

探亲访友，无非与久别的亲戚团聚，与故人叙旧，游览名胜风光，凭吊早年生活过的地方，用不着费那么多笔墨，写那么多文章。但出于“职业病”，出于个人的良心，不禁想乘此机会，将儿时蕉风椰雨的经历，连结四十年后旧地重游的见闻，介绍菲律宾的历史、地理与民情风俗；记述中菲人民友好来往、共同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同时，介绍半世纪以来华侨生活的变迁。尽管是东鳞西爪，亦可提供国人一点信息。

目前海外有两千多万华人，遍布在五大洲百十个国家。他们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所在国的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有的几代人生长在海外，依然保留着许多故国的习惯。

新加坡是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华裔占人口百分之七十，政府中从总理到各部大小官员，多数是华人，目前正大力推行中国普通话。

菲律宾的国父黎刹，其高祖父是福建人，曾祖父母以下几代人，均有中国血统。现任女

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先辈，也是华侨，前两年她访问中国，曾先探望福建祖家。其他各界有着中国血缘关系的人士更多，不少菲律宾朋友见面时，都喜欢说和中国是亲戚。

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华人多的国家，或多或少有类似情况。美国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对科技上的杰出贡献，举世瞩目。数百年前被当成“猪仔”出卖的华工和出国谋生的华侨，经几代人的披荆斩棘、发奋图强，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使他们感到自豪，并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

这是中国在上世界上特有的情况，可以作为加强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侨资、外资和科技援助，提供有利条件。

外国人早就从事华侨史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书籍。国内对华侨史进行系统研究，刚开始不久，见到的文字还不多。作为一个菲律宾归侨，一个中国作家，众多亲友仍在海外生活，有机会重访第二故乡，看到一些新东西，写出来供国内朋友作资料，是应有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民与海外长期隔离，对华侨不大了解。近年来对外开放，大批海外华人回国旅游，引起许多

青年盲目羡慕，涌现了一阵阵的出国热，觉得有必要多介绍国外的情况，虽然是一地的风情，少数亲友的生活境况，或将有助国内人士的理解。

于是我将分散发表在香港和内地的文稿，用了半年时间，重新写了一遍，集成这本小书。

访问菲律宾期间，对我热情款待和大力帮助的两位老同学——张时培先生和白月英女士，不幸于前年相继辞世！无限悲痛下感到十分遗憾，谨将《永不凋谢的花》，编织成心中的花圈，奉献于亡友灵前，遥寄我的哀思。

访菲归国之时，马尼拉友人王映青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律诗一章，托《世界日报》转交，原诗如下：

驰骋文坛孰比伦，长庚星耀海天春。
太原灵气锤才士，城北岩光毓俊人。
落笔挥毫歌革命，枕戈待旦见精神。
重游旧地追前梦，椰雨蕉风景色新。

对王先生的过奖，愧不敢当。当时行色匆匆，曾简函致谢，言明将步原韵唱和，因诗才疏浅，迟迟未动笔，为免于食言，不敢再藏拙。想到

一生奔波，半世为文，庸庸碌碌，虚度年华，
感愧交并，拚凑八句打油诗，乘本书出版之
际，向王映青先生和读者求教，再次表示我的
谢意。

金甌残缺玉石焚，雪地冰天锁阳春。
投笔从戎报国恨，荷枪征战对仇人。
混迹艺苑疏才志，舞弄文墨费精神。
且喜亲朋重欢聚，千岛明珠气象新。

作者

一九九〇年二月，北京。

目 录

自序	(1)
永不凋谢的花	(1)
四十年的梦	(5)
好事多磨	(14)
空中冥想	(24)
重逢的喜悦	(35)
骨肉情深	(41)
故人巧会	(54)
马尼拉花, 开得更美丽	(65)
同窗挚友	(74)
火山湖与蓝色海滩	(84)
碧瑶三日	(92)
在拉牛坂	(105)
百岛风光	(114)
并非应酬	(125)
昔日的顽童	(133)
文艺讲座	(142)

中国城访故	(153)
寻找失去的童年	(167)
描戈律之行	(177)
巴布里加的黄昏	(184)
英雄拉普拉普的故乡	(189)
惊险的巴山罕	(201)
世界奇观——华侨义山	(208)
告别亲友	(218)

永不凋谢的花

窗前挂着一串美丽的花环，伴我在书房中一年多，既不凋谢，也不褪色。别以为它是塑料花，不是的，它是几十朵串起来的鲜花。那花朵，鲜红的花心，围着金黄、杏黄和墨棕三色花瓣。

它是种开不败的花儿，被称为“永不凋谢的花”。

每当我坐在书桌旁，望着这生长在蕉风椰雨山中随我飘洋过海来到中国首都的花朵，不禁心潮起伏，思绪连绵。想起在菲律宾愉快的时光，想起众多亲友的音容笑貌，想起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

前年冬天，我到菲律宾避暑胜地碧瑶，一位新交的菲律宾朋友，拿着这串永不凋谢之花结成的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用查加禄话对我说道：

“请戴回中国吧！愿菲律宾和中国的友谊，像这花朵一样，永不凋谢！”

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也用菲律宾话，回了一句“沙南埋(谢谢)!”

访问菲律宾期间，无论在大城市或偏僻的村庄，无论在北吕宋还是南岛，迎接我的都是笑脸与鲜花。兄弟姊妹和亲人，儿时的同窗好友，重逢的喜悦自不必说。初次见面的华人，新交的菲律宾朋友，也都充满了真挚的友情。

华裔女作家林美华小姐，知道我到了马尼拉，特地约我从碧瑶回归途中，到她家乡拉牛坂新居，参加她举行的招待会。林小姐和她母亲、姐姐，专程从马尼拉赶回家。她的父亲、家人和当地知名人士，参加了丰盛的晚宴。

另一位菲律宾作家罗比洛示先生，家住南岛宿务市郊，他在北京的时候，约我去菲律宾一定到他家乡看看。我知道宿务是菲律宾英雄拉普拉普的故乡。四百年前，拉普拉普指挥几百战士，歼灭了入侵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宿务也是我儿时到过的地方。这次，我驱车专程去拜访罗比洛示先生。他和夫人热情接待，请我们参观家院，看了他饲养的许多斗鸡，欣赏他培植的热带兰花。

五十年前，我曾经在怡朗生活了两个春秋。这次旧地重游，居然遇上一位儿时的菲律宾朋友——彼立贝·阿德里亚斯先生，我们都

返老还童，互相拥抱打闹。他带我到那巴示菜市场，重温童年的旧梦。当年父亲艰苦创立的那间杂货店，如今只剩下烧毁的黑墙。我们诉说彼此别后的遭遇，叹惜飞逝的年华。

五十年来，有多少往事在脑海中回旋？有多少老友在眼前浮现？有多少情谊在心中牵连……

中菲友谊源远流长。早在宋朝，中国商人运去丝绸、布帛、陶瓷和金属制品，换回珍珠、香料、贝壳、椰子、黄麻……菲律宾商人亦随船到泉州进行贸易。十五世纪，中菲两国友好来往更加频繁，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菲律宾苏禄东王率领三百四十人的使团访问中国，受到明廷隆厚待遇。使团回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至今山东德州尚有他的陵墓及守陵的后代。

明代以后，闽粤沿海人民不断移居菲律宾。移民中有大批农民和各种工匠，带去了农具、种子和牲畜；传授耕种、建屋、打铁和制造各种器具的技艺。

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伊夫高梯田文化，菲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公认是来自南中国。历史学家阿力普认为中国移民对菲农业作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摩雅博士说：“没有中国人，便没

有菲律宾的繁荣。”

西班牙血腥统治菲律宾三百多年，掠夺了无数资财，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中菲人民，引起菲人和华侨不断反抗与暴动。十九世纪末年推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华侨将军刘兴赉被人民起义军推选为副司令兼南路总指挥。他作战时身先士卒、足智多谋。他指挥起义军攻克重要军港黎牙实比和八打雁，收复甘马仁省广大地区。华裔商人王彬，为起义军筹集战争物资，捐献大量金钱。马尼拉市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将华人群居的沙克里谢街，命名为王彬街，并给他立了铜像。王彬街口新修一个牌坊，坊上用菲、中、英文写着“中菲友谊门”。

太平洋战争，日寇侵占菲律宾，许多华侨志士奋勇反抗，与菲律宾人民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独立解放，中菲人民鲜血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中菲建交以后，两国领导人互相访问，代表团频频来往，人民彼此探亲访友，亲如一家。

窗前的花环更加鲜艳了，它象征着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永不凋谢！

一九八五年中菲建
交十周年写于北京

四十年的梦

梦，有美梦，有恶梦，有幻梦，有奇里古怪的梦……人的一生做过多少梦？不知有谁统计过？

我这一生做的恶梦多，怪梦多。风风雨雨几十年，坎坷不平的道路，哪能做出什么好梦？到了晚年，时常梦见儿时的故乡，梦见流浪过的南洋，梦见菲律宾的兄弟姐妹，梦见马尼拉一些小时候的同学、朋友。

闽南海隅的故乡，是多么美丽啊！晴日碧海蓝天，岸边礁石环抱，海水澄清透彻，浪花滚滚，白沙茫茫；滩涂上一处处独脚小蟹，听见响声就钻进洞里；黄昏时分，血红的太阳落在洋面上，慢慢沉进海里，西天边泛起金色的晚霞；一艘艘满载鱼虾的木船，鼓着风帆徐徐驶进港湾，一群群海鸟在桅杆顶上盘旋。风雨天，另是一番景色，大洋上掀起一排排巨浪，汹涌澎湃，像千军万马朝岸边奔来，恍惚要将海角吞没！遇到礁石阻拦，浪涛咆哮冲击，发

出粉碎后的怒吼！那震天动地的呼嚎，在夜深人静时格外响亮，哗啦！哗啦！哗啦……第二天风平浪静，一轮红日升出海面，岸上的风光更加媚人。

故乡说的难懂的闽南话，是古代中州语言——“河洛话”。故乡还保存着被称为“活化石”的隋唐音乐——南曲，保存着许多独特的风俗习惯，流传着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

或许是在家乡时候年纪太小，经历平淡，故乡的情景入梦不多。更多是梦见第二故乡——南洋。可能是在菲律宾那些年月，正是从村野顽童渐渐懂事，开始踏上人生的旅程，过着流浪生活，接触复杂的社会，特别是那美丽的千岛之国，那迷人的热带景物，那蕉风椰雨的山村，那马车奔跑的城镇，那些异国风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祖国四十多年，不管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或是和平建设的日子，在炮火停息、风清月明的战地，在工作繁忙的空闲时刻，不免要想起南洋的亲人，想起童年浪迹那些热带岛屿。在十年动乱的多少不眠之夜，这种怀念更加深沉浓重，以致在睡眠中魂游异邦，在梦中和亲人见面。

十年浩劫过去了，雨过天晴，劫后余生，

想把梦境变为现实，盼望能重新和南洋的亲友团聚，然而鱼沉雁杳，几十年不通音讯，如何找到他们呢？恰好一九七七年春天，柯华大使去菲律宾赴任，托他带去几封没有地址的信，请他费心找一找。大使夫人张明同志把我的信交给菲华联谊会主席吴永源先生，失掉多年的联系接上了。

首先来信的是华侨中学的同学白月英女士，信的开头写道：“接到永源兄的电话，像天上落下一颗大炸弹！想不到分别几十年，还能收到你的信。”后面说，本来秋天她和丈夫林维新先生，准备去欧洲，现在打算改变主意，回祖国来看我们。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国驻菲大使馆，邀请菲华各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参加庆典。吴永源先生来了，我们在北京饭店见面，提起“七七事变”时，我俩有一次曾在南京玄武湖公园交谈国事，不胜感慨之至。白月英女士和林维新先生参加东方体育会旅游团，也到北京来了，维新也是华侨中学的同学，当年我们在马尼拉一同做过抗日救亡工作。当我和老伴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时候，彼此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国庆节期间，我陪他们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谈起当年的往事和分别后各自